

梦锁深宫



水凝烟·著

原名《落尽梨花春又了》

下



一生的荣耀与悲剧，始于湖心桥头的无心插柳。
欲于后宫寻一份明白清静，却被仇恨推着步步为营。
她要报仇。他要的，是她的心。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梦锁深宫



水凝烟·著

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锁深宫 / 水凝烟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2.12
ISBN 978-7-5502-1241-1

I. ①梦…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0186号

梦锁深宫

作 者: 水凝烟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征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排版制作: 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660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36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241-1
定价: 59.80元(全二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第十九章	悲棋子	秋藤草毒	001
第二十章	大选秀	紫莲花开	016
第二十一章	雁心湖	莲且无心	031
第二十二章	说往事	暗里生惊	046
第二十三章	心生隙	母子离心	062
第二十四章	战事起	御驾亲征	077
第二十五章	寒霜至	生死瞬间	093
第二十六章	圣眷隆	凤印在握	110
第二十七章	除夕夜	唇枪舌剑	124
第二十八章	连环扣	借矛攻盾	138
第二十九章	端倪显	坐享其成	154



目
录

第三十章	毒草现	真相大白	169
第三十一章	风云转	夜长梦多	186
第三十二章	机括巧	谁比谁毒	201
第三十三章	平地雪	盛极生变	217
第三十四章	困囹圄	乾坤难转	233
第三十五章	恨绵绵	生死随天	249
第三十六章	救不得	君王掩面	264
后 记			282



第十九章

悲
棋
子

秋
藤
草
毒

因着生气，我很久没给父亲写信。倒是父亲想是听了大娘和娘的禀告，连着递了好几封信进来，无非是为二姐参加选秀的事向我解释。而我每次都只是轻扫一眼，就丢进了鎏金镀彩的香炉里。

良昭仪的死，宫里众妃虽然吃惊，却并没有议论太久。随着时间推移，九月里的大选秀很快成了众妃关心的主题，大家纷纷通过各自家族的神通势力去打听这次参选的都是哪家的小姐。安槐走到哪里就香到哪里，无论位分高低，此时都不免要抬举他，期盼着能从他口里套出点什么来。

而每当这个时候，也是内务府的人找各样理由不进后阁的时候。这里住的可都是主子娘娘，谁都不能得罪。说了有违规矩要被责罚，不说，只怕以后小鞋有的穿。对这一现状，安槐也是一个头两个大，能避也就避了。

唯有我，因着二姐的事心下烦恼，就连每日去给瑾贵妃请安，也是蔫蔫的。瑾贵妃每每见了，都关切道：“天气热，妹妹的身子又不好，就别来请安了。”

我笑一笑，道：“贵妃姐姐为了后宫之事这样的劳神，尚没叫一声儿累，我不过是来请个安，倒叫起苦来，传出去可是要叫人笑死了。”

瑾贵妃也笑了，叹道：“虽然天气热，可是这宫里的事务却是一点儿也不见少的。前两天为着良妹妹的出殡，因着不葬在妃陵里，倒叫我和太后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接着又是批选那报上来的大选秀名

单，太后对这个很是看重，和我一个一个地商量斟酌，好容易敲定了一百六十名参选的人来，皇批是送出去了，可太后竟就瘦了一圈儿，唉！”说到这里，瑾贵妃又是一叹，“这都是为着皇上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就算是贵为太后，到了这上头，也是一个样儿！”

“贵妃娘娘说得正是呢！”我和众妃忙笑着应道。

忽然，瑾贵妃话锋一转，向我问道：“这次参选的人里，有个叫沈婉绣的，好像……是你的姐姐吧？”

我心里一凛，不知道她突然提到这个是什么意思，忙回道：“回姐姐，沈婉绣正是家姐。”

“啊，是吗？”众妃大为吃惊好奇，她们平日里虽费尽了心思打探，亦只能略知一二。此时瑾贵妃突然曝出一个人来，竟然还是我姐姐，显然大出她们的意料，个个吃惊非小。

瑾贵妃平静地笑道：“当时太后就很是中意，说沈家出来的女孩子，必然是错不了的，这点，看妹妹你就知道了。我当时还笑来着，既然如此，干脆不等大选，直接就一道懿旨召进宫来了，也好让你们姐妹早些在宫里相见。”

她的语气极轻淡，听在我耳内却是轰隆如雷。我一时怔怔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边上端嫔笑问：“贵妃娘娘说得很是呢，太后必定也是很愿意作如此安排吧？”

她明里是为我欢喜，实则显然是在探问此事的进展。这亦是我急想知道的，只是为着身份敏感，不便开口罢了。

见端嫔相问，我挤出一丝笑意在脸上，道：“家姐参加大选秀的事，之前我并不知道，还是我母亲前几日进宫探望时告知，我方才知道皇批已经下了。太后最是公平公正的，不过是与贵妃姐姐说笑罢了，如何能平白坏了祖宗的规矩。”

对面安婕妤轻抿了一口茶水，向端嫔笑道：“若太后真肯这样做，那昭仪娘娘的姐姐早就该进来了，如何还能等到今日。妹妹竟是糊涂了。”

端嫔连连点头笑道：“哎哟，正是呢，我竟真是迷糊了。”

瑾贵妃端起茶碗轻抿一口，笑得很是端雅大方：“好在大选秀也就这几日，太后对她颇青睐，你姐妹相聚的日子不远了。”

我只得垂了头强笑：“家姐资质普通，只怕入不了贵妃姐姐和太后的青眼。”

然而众妃已经齐来恭喜：“看妹妹人才如此不俗，你那姐姐定然也是天仙样儿的人。古代舜帝有娥皇女英，咱们皇上有沈氏姐妹，当真是千古佳话呢……”



虽然已是八月初，天气却依旧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强耐着性子好容易熬到结束，自是恨不得一步就回到静延宫，守在外面的轿夫才抬了轿子迎出来，只听身后有人叫：“姐姐。”

却是紫芜的声音。

我不由一愣。自从年头里我刻意冷淡了她和瑛儿后，她的性子强硬，见我如此，自是不屑得很，见我时也是冷冷地只当没看见。

此时她猛不丁地唤住我，倒叫我一怔，也只得带出笑来，道：“哎哟，是赵嫔妹妹，这大热的天儿，怎么妹妹还没有回去吗？”

我的语气有礼而又客气，却极是疏离，很明显地在我和她之间拉开一段极长的距离。她倒也不以为意，款款走到我跟前，笑道：“嫔妾恭喜昭仪娘娘很快得以姐妹团聚，昭仪娘娘很得皇上欢心，想必昭仪娘娘的姐姐进宫后，风头也不会太逊，正如刚才众姐妹所说，昭仪娘娘姐妹同侍君侧，实乃千古佳话呢。”

方才在锦元宫里，她一个人静静坐在边角上，一言不发，此时却突然过来将刚才众人说过的奉承话又说了一遍。她的脸上满是灿烂，如中午的阳光般火热炽烈，眼里却是冷冰冰的，无半点欢喜安慰的意思。

她的话听在我耳内，分明就是如刀般的刺骨讥讽，想我这半年来的态度真的是很伤她了，才使得她这样失态冷硬。然而我心里却是一点恼她的意思都没有，只有忍不住的哀伤和无助。

这，正是我要的，不是吗？

“多谢妹妹吉言，只是凡事都是天意，一切随应天命罢了。”说完，我向着她清浅地一笑，转身，上了轿。

轿帘方才落下，我的泪就忍不住倾泻而下，紫芜，紫芜，你别恨我，这宫里的日子太过凶险，变故只是一瞬间的事。有以往的例子在，我不能，也不敢，将你再扯进我的是非里。

八月中秋过后，大选秀就开始了。每次大选秀时，各地会将挑选的女子报上，先由内务府从中选出三百名德容兼备的，将名单送进宫里，交由太后、皇后批选出较好的一百五十名来，然而这一百五十名并不是就都可以参加大选秀了，还得从中进行筛选剔除，挑选出八十名，留在西偏宫里教规矩，学礼仪。这时候，若有一点犯规矩出错，就又被送了出去，只有撑过了最后这一关的，方能在大选秀那天进入雏凤殿，供皇上挑选。

为怕有人在筛选上舞弊，每次筛选都是由太后贴身的人进行，纵然安槐身为内务府总管，亦不能插手此事。我无计可施，唯有期盼二姐能在这次筛选里被剔出去。

然而不知道是二姐运气好，还是太后真的有意眷顾，二姐竟然闯过了这一关，于农历八月十八，住进西偏宫里，接受宫规礼仪的教习。到了这一步，父亲也就很直接地在信上向我提出，要我在皇上面前恳求，看在姐妹情深，务必留下姐姐。

看着那信，我气得忍不住哆嗦，刺啦一声将信撕得粉碎，狠命将碎片一撒，眼泪瞬间满脸。

此时我身边只有小青一人，她见我这般模样，不由吓得脸色发白，忙过来问道：“娘娘，这是怎么了？娘娘……”

我无力地摇摇头，只指着地上的碎片，示意她捡起丢进香炉里。小青惊疑不定地看了看我，也不敢再问什么，只得悄没声儿地将地上的碎片全收拾了，又端进清水来，服侍我洗了脸，这才轻声道：“娘娘可是为了二小姐的事生气？”

我抬头默默看她，也不说话。小青叹了口气，道：“我看刚才娘娘的表情就知道，那信上必然说的是二小姐的事。唉，老爷也真是的，什么事都要将娘娘您推到前面去，他们躲在后面享现成。”

她的语气里满是怨气，我心里一酸，刚刚洗干净的脸上，再一次泪水横流……

我硬着心肠不做任何表现，然而却整日忧烦焦虑、坐卧不安。小青看在眼里，劝我道：“娘娘，若不然，我去接了二小姐进来，您和二小姐见上一见，好生劝劝她，说不定她就死了心自己退了。”

我缓缓摇头，冷笑道：“她可是那听劝的人呢！寻死觅活地好不容易进来了，怎肯再出去，见了面，只怕我尚未开口，她就先一箩筐的话要我为她在皇上面前说好话。”

小青有些愤然：“从小儿欺负娘娘您的，就数她最多，到这个时候了，她竟然还想着要使唤娘娘您为她做东做西，她当还是在家里的时候吗？”

见我不说话，她又道：“听说这进来的八十名里，个个儿都是花容月貌、德艺双馨的。二小姐虽然不难看，但到底不是那拔尖的，皇上未必就看得上她。再说了，就她那脾气德性，就是被选上了又能如何，皇上哪里就会喜欢她那样的。”

她又像是安慰我，又像是发泄般，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我不由好气又好笑，没好气地瞄了她一眼，道：“她那尖酸刻薄的脾气只会是个闯祸的，进来了有的是



麻烦惹。到时牵连了我也就罢了，牵连了家人牵连到我娘，那怎么办？”我又叹了口气，无力道，“再说，她从小就不待见我，此时进了宫，她是更不会和我同心同德，还不知道要怎么折腾我呢？”

这样想着，我更是烦闷。小青见此，叹了一口气，也不好再说什么，扶我去床上躺了，道：“很晚了，娘娘睡吧。”

我看看桌上的水漏，时辰着实不早了，便点了点头。小青放下纱幔子，又扑了殿里的大蜡烛，只留了两个角落里的小蜡烛影影绰绰地照着，屋子里顿时昏暗朦胧起来。

我正眯了眼昏昏欲睡，突然外面有人轻轻拍掌，小青赶紧悄声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只见小青忙忙地进来推我，低着声音在我耳边急急道：“娘娘，二小姐来了。”

“什么？”我这一惊非小。参选的秀女们规矩是极严的，日常行动只能在西偏宫内，不得出宫一步。而我因为生气，更因为不想落人话柄，所以，自她进来也从不曾派人看过她。我万没想到，她的胆子竟然这样大，竟敢黑更半夜离了西偏宫，径自找到我的静延宫来。

她——是不要命了么？

我忙披了衣服起身，急急问道：“她在哪里？”

小青亦在发慌，边伺候我穿衣，边道：“娘娘别急，我已命人将她避着人领进偏殿去了，一时之间不会有人知道。”

说话间，我已经出了寝殿。门外裁雪见我出来，赶紧在前面引路，将我带到了流云殿东角儿边上的一间颇偏僻的偏殿里。

这间偏殿掩在一丛翠竹深处，原只是存放杂物的，不知几时空了，里面黑暗幽深，此时只点了一盏小小的油灯。灯光如豆，昏暗无光，我的眼睛有微微不适，不由眯起了眼。

“五妹。”一个娇嗔的声音响起，一年不见，二姐的声音分外甜腻。

我一听到她的声音，这些天心里压抑的火就忽地蹿了上来，当下也不答应，阴了脸越过她，走到里面坐下，冷着脸打量着她。

她今日穿了一件双蝶戏花的淡粉外衫，绣着细碎梅花的桃花色锦缎交领，下面穿着一件嫣红的百褶细绢丝玲珑罗裙，腰间束着一根雪白的织锦攒珠缎带。头发松散地挽起，发间斜斜地插着一根宝蓝吐翠孔雀吊钗，细密珍珠的流苏随着她的步子轻轻摇晃着。在幽暗的灯光映照下，仿佛画上的仙女盈盈含笑。

细看她额头上幼时留下的疤痕，早已经用一缕刘海儿遮住，若不仔细观察，并不容易发现。

这样的装扮，倒叫我对她另眼相看几分。我的脸色稍稍和缓，道：“二姐，候选的秀女规矩森严，不得出西偏宫一步。你今日半夜三更突然到我这里来，也太冒失了点。”

她见我并不热络，并且语气里满是埋怨，当下也就敛去了脸上的笑意，径自去椅子上坐下，语气里尽是不满，道：“五妹，你如今可是发达了，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可都高攀不上了呢。”

她依旧是以往的脾气，一开口就刻薄至极，将我刚刚对她才有的那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立马打破。我心头火起，正要开口，小青在一边道：“二小姐，您怎么能这样说呢，娘娘得知您进宫候选，可是日夜悬心、牵挂得很呢。”

她顿时眉毛一竖：“牵挂，哼，我进宫候选，父亲几次传信要她关照我，可这些日子过来，我却人影儿也不见一个。你此时却说她牵挂我，真是好笑。”

说到这里，她冷冷一笑道：“五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过是怕我进了宫后，会抢了你的皇上罢了。”

“你……”我再没有想到，她会放肆到这样赤裸裸的地步，丝毫不将我放在眼里。我气得身子直抖，再也说不出话来。小青在边上急了，几步走到她身边，厉声道：“二小姐，您怎么能这样放肆？娘娘如今可是正三品的昭仪，您也忒大胆了些……啊！”

小青一句话尚未说完，只听“啪”的一声，二姐抬手就给了小青一个响亮的耳光。小青显然没防备，捂住被打的脸，竟愣了。

她指着小青骂道：“你个下贱的狗奴才，好大的胆子，敢这样跟我说话！”她转而又冷冷一笑道，“正三品的昭仪又怎么样，她忘了她往日是什么样子的么？”

我也目瞪口呆起来，我原本以为，以我今日的地位和她今天的身份，多少会让她们有些收敛，而这两年不见，她的性格多少也该有些长进，却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的心慢慢下沉，这样的人，是再不能让她留在宫里的。无论我和她之间多么离心，但在外人眼里，我们到底是姐妹，若她有了什么，自然得牵扯上我。而这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她这样的性子，在这样的地方，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惹来祸端，到那时，牵累的，可是家人——我的娘亲啊。

而知女莫若父，她的性格，父亲应该很了解，却为何还要冒后患无穷的危险将



她送进宫里来？甚至，还要背着我，这到底是因为？难道，就是因为是二姐和二娘缠闹吗？还是，觉得我这个女儿给他带来的荣耀不够？

我暗自摇头，不会，父亲为人做事，向来心狠独断，断不会为了她们的哭求缠扰而心软，更不会去做冒险之事。他这样做，必有缘故。

看着二姐对我不屑一顾的脸，这种感觉更是强烈。我耐下性子换上笑脸，不以为意道：“往日我是什么样子？是了，往日我是二姐的小妹，长姐比母，在姐姐面前，我自然是不该摆出昭仪的架子来的。小青，快给二小姐赔罪。”

小青不敢相信地看着我：“娘娘……”

我脸色一沉：“还不快点儿？”

小青的眼里盈然有泪，满脸委屈，见我沉下脸来，当下只得屈了身，啜泣着道：“是奴婢错了，请二小姐责罚。”

二姐神情倨傲，一摆手道：“罢了。”

我冷眼瞧着她脸上的得意神色，只当并不在意，对小青挥一挥手，道：“我和二小姐有话说，你去门外守着吧。”

小青巴不得离了二姐跟前，忙答应着出去了。待小青轻轻将门掩上，我方淡淡一笑，道：“二姐，家里人可好啊？”

她端起一边的茶水，轻抿一口，道：“家人都很好，大嫂子生了个儿子，我这会子又进宫参加大选秀，喜事连连，家里的人高兴着呢！”

“哦，家里添了男丁了么？”这个消息倒让我真的欢喜。

“怎么，父亲没有告诉你吗？”她的语气里满是轻视。

“没有。”我简短地说，语气极平淡，但到此时，我断定父亲有事瞒我。否则，他不会连家里新添了男丁的事，都不对我说一声。

看了看二姐，我不动声色话题一转：“二姐，你高兴得也太早了，先不说你能不能撑到进雏凤殿候选，即便是进了雏凤殿，那么多的秀女，哪一个不是倾国倾城，你又怎么肯定皇上就一定能看得上你？”

果然，二姐脸色一沉：“怎么，你没有接到父亲的信？”

“接到了。”我低头理着丝袍摆上的穗子，头也不抬。

“那你……你……”二姐的语气有点尴尬急促起来，似有些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

我抬头看她：“我怎么办呢？”

她咬了咬牙，一狠心道：“你必须听父亲的话……”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静静等她下去，她却冷冷地笑起来：“父亲说了，我——必须进宫。”

“为什么？”我的语气也森冷起来，“你多少得给我个理由。”

她定定地看着我，脸上渐渐浮起嘲讽的笑意，却似有些同情可怜我的样子，一字一顿道：“因为父亲说，咱们家若想要光宗耀祖，靠你已经不行了。”

“是么？”我脸上笑容不变，心里却猛一沉，什么意思？

英宏对我的宠爱并无半点衰减，我正是风头强劲、满宫无人能敌的时候，父亲怎么却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祥之感迅速升上心头，我不知不觉握紧双拳，然而脸上却更是笑得嫣然，很是悠然地面对着她。

她终于被我打击到了，高声叫了起来：“你不过是仗着年轻貌美让皇上一时贪恋罢了，而能在宫里永远站稳脚跟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皇上诞下皇子。”说到这里，她的唇角又浮起方才的笑意，“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一旦人老珠黄，势必就是明日黄花，地位怎么也长久不了的！”

她一甩手里的帕子，笑着又道：“这就是我深夜冒险过来找你的缘故了，五妹啊，不点点你，你是不会明白的。”

她分明话里有话，我如五雷轰顶，顿时愣了，半晌方喃喃道：“你，你说什么？”

她见我的脸色变了，眼神激烈得如要喷出火来，到底有些怕的样子，掩饰地一笑，站起身来放柔了声音道：“五妹啊，你也别乱想了，你依着父亲的话定然是没有错的。其实呢，皇上见过我，我对中选还是很有把握的，只是父亲他不放心罢了。”她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咱们到底是嫡亲的姐妹，是一家人，让姐姐以后守在你身边照顾你不好么？”

说罢，她并不等我答话，取过放在一边的披风自顾系上，笑道：“时候不早了，我可得走了。你这里可还真难找，我可是花了一锭金子，才买通了一个老嬷嬷带我来的。嗯，到底也是你的面子大，那些伺候的宫女太监一听说我是昭仪娘娘的姐姐，没有不巴结的。呵呵，等入了选，我得好好儿赏他们。”

这样说着，她不再看我，径自一摇三摆地出了门。我的心突突直跳，就那么愣愣地看着她离开，小青进来招呼我时，我也不应。小青吓了一跳，慌道：“娘娘，您怎么了？她，二小姐跟您说了什么？”

我一把抓住小青的手，只觉得手脚都是冰冷的，颤抖着声音道：“明儿一早，



你就命人去府上接夫人进宫。”

小青点了点头，我却又慌忙摇头：“不，不对，不要接夫人，是……是接大夫人，只接大夫人。你记住了，不是我娘，是大夫人。”

小青看着我，已是变了脸色，带着哭音急急催问：“娘娘，您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我越想二姐的话，越觉得里面有深意，可是却怎么也想不出哪里不对，内心的不安越来越重。看着小青担忧的脸，我微微叹了口气，到底没有对她说什么，只默默地扶了她的手，回到寝殿里。

这一夜，我辗转难眠，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心不在焉地去锦元宫请了早安，便早早回了流云殿，顾不上换衣裳，就急急问小茶：“怎么样，我母亲接来了么？”

小茶边为我换上在屋子里穿的软鞋，边点头：“大夫人已经到了，正在小内厅里坐着呢。”

我急忙起身，也不等她来扶，急急往小内厅里走去，急得小茶跟在后面直叫：“娘娘，您慢点儿。”

才走到小内厅前，就听里面大娘正跟小青说着话儿：“五小姐身子不好，在宫里又只你一个人是贴心知底儿的，你平日里要多用点心……”

我心里微微一暖，然而心内已经堵了一晚的焦灼让我没时间感动，不待门口的宫人出声，我已自己伸手掀开帘子，走了进去。

“母亲。”我竭力挤出笑容，盈然开口。

大娘抬头见我到了，忙起身屈膝，就要按规矩给我请安，口里叫道：“昭仪娘娘千岁千千岁。”

我急步过去搀起，嗔道：“母亲不必多礼，这里没有旁人，母亲只管自在些。”

我扶了大娘一同坐在软榻上，极亲热地牵了她的手问家里可安好，又问她的身子。大娘眉眼全是笑，一一作答了，又道：“你大嫂子刚刚又新添了男丁，你父亲极欢喜，总说这一切的好事都是凝儿你带来的。”

说到父亲，我心里却是一凉，脸上的笑就有些勉强起来：“只怕，这不是他的心里话吧？”

大娘似不料我会这样说，笑容不由僵了僵：“凝儿，你怎么了？”

我也不答话，只是脸上的笑已经完全消退了，神色里却带了无尽的愤怒和委屈。大娘的眼里就有了惊色：“凝，凝儿……”

此时，屋子里只有小青和小茶伺候。我向小青递了个眼色，小青会意，忙将小茶带了出去，掩好了门。

大娘脸色愈发凝重，她反手将我的手握住，柔声问道：“凝儿，你这次接我来，定是……有什么事吧？”

我默默看着她，心里想着该怎么说。大娘见我不说话，不禁有些急：“凝儿，你定是有什么事，其实，早上内务府的人说只接我一个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了。”

此时的大娘，脸上全是慈爱和焦急，完全是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急担忧的焦躁表情。我看着大娘，心里冷了又热，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她，哽咽道：“母亲……”

大娘的身子微微颤抖，她轻拍着我的背，柔声道：“好孩子，到底怎么了？跟母亲说，母亲……”

我无力而又疲累，软软道：“母亲，您和娘，有事瞒我是不？”

大娘身子就一僵，正轻拍着我的手也随之一停。她这一变化，被正用心留意的我瞬间捕捉，我的心一沉，之前那种不祥的感觉达到了顶点。

我从她怀里挣脱，缓缓坐直身子，双眼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她，不容她有丝毫的躲避和退却。

大娘有些不安，也有些疑惑，更有一丝侥幸般地试探着问：“凝儿，你……你为什么这样问？”

我挺直了背，索性就很直接起来：“昨天晚上，二姐来了。”

我只说了这句话，我相信接下来的事并不用说得太详细，二姐和我都是大娘从小看到大的，我的性子大娘清楚，二姐的性子，大娘更是了解！

果然，大娘就变了脸色，恨声脱口道：“她到底还是来找你了，她、她说了什么？”

“她说，父亲之所以送她进宫来，是因为我们沈家若要光宗耀祖，靠我已经不行了……”

大娘脸上顿时有了怒意：“这个贱人……”然而只说了这一句，她就停住了，表情里的不安越来越重，终于，她心虚地将头转了过去。

我再也忍不住，声音也尖厉起来：“母亲，您该知道，我如今待的这地方不比其他，若果然有事是牵扯到我的，母亲万万不能瞒我，纵然……”说到这儿，我的声音亦忍不住地颤抖，“纵然是再不好的事，也不能……也不能……瞒……”



大娘脸色已是刷白，我见她犹在犹豫，又一字一顿道：“母亲，这关系的可不是女儿一个人，女儿的身后，可是咱们那一大家子呢！”

大娘终于撑不住了，眼里慢慢有泪流了出来。她伸手轻抚着我的脸，哀哀地道：“其实，凝儿，也不能怪你爹的……”

我不语，只静静等着她说下去。她的泪开始汹涌，哽咽地叹了声：“凝儿，你的命好苦……”

我怔住。尽管早有预感，但心底还是存了一线希望的，盼着只是自己太敏感了，盼着那是二姐信口雌黄，盼着……盼着……可如今见大娘这般模样，我整个身子如彻底浸入寒冬的冰水里，透心的凉。

大娘再开口时，语气像是怕惊醒了沉睡的孩子般，带着无尽的温柔和无尽的悲哀，她道：“好孩子，我再没有想到，咱娘儿俩，竟然会是一样的命……”

大娘终于细细告诉我，那日父亲带了那玉面膏去求问枯禅大师。枯禅大师看了那毒膏，再听了父亲的描述后，很是惋惜地告诉父亲，他虽然能解掉我身上的毒，不至于影响我的容颜，然而，毒性应已渗透我的肌肤，影响到了我的身子，将来在生育上，恐怕要受些影响了。

父亲顿时大惊，他深深知道，一个宫妃无论怎样的受宠，若是不能诞下皇子，到头来也终究只是过眼云烟而已。他回来后就长吁短叹。当时，娘和她都尚不知内里缘由，直到父亲突然同意让二姐进宫参选，她们相劝阻拦时，父亲或许是怕她们向我报信，所以，才将此事告知。

她和娘当时都惊得呆了，两人抱头哭了一场，也只得由着父亲去。为怕我伤心，她们都不敢将此事告诉我。

说到最后，大娘已悲伤到了极点，她道：“孩子，这都是你的命啊，你就认了吧……”

我的脸上也不知是汗还是泪，密密流了满脸，手和脚却是凉的，脑子里嗡嗡不断，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喊：“我再不能有孩子了，我再不能有孩子了，我再不能有孩子了……”

然而我的身子却像是没有了知觉般，木木地动弹不了，看着大娘的嘴一开一合。我像是将她说的话全都听进去了，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听到。

大娘显然被我这番模样吓住，她惶急地唤我：“凝儿，你怎么了，凝儿你说话呀……”

她的声音渐渐拔高，门上的银铃“铛”地一响，小青急急进来，一见这番情

形，便知不好。她一把抱住我，急声道：“娘娘，您怎么了？”她又向大娘急道，“大夫人，发生什么了，娘娘这是怎么了？”

大娘又惊又惧又心疼地看着我，却张着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终于抬头，木然向小青吩咐：“送大夫人出宫。”

小青愣了愣：“娘娘……”

“去。”我冷声喝道，不容置疑。

小青只得点头应了，看向大娘道：“大夫人请。”

大娘犹豫地看着我，却哪里还敢再说什么，只得欠身告退。我努力想挤出点笑容来让她安心，却终是不能够，眼见着大娘到了门口，我突然道：“请母亲回去转告沈大人，既然我已经对他没有了作用，以后，他就只顾着那个如今住在西偏宫待选的女儿吧。”

话一出口，我心里就一惊，我竟然直呼父亲为——沈大人！

大娘也很明显地吃了一惊，脱口惊叫：“凝儿……”

我却不再答话，转身绕过屏风，再不肯回头看一眼。

大娘临出门时，我分明听见她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叹息声随着脚步声渐渐远去，终不可闻……

我无力地坐在屏风后的小几上，任脸上泪水横流。原来，我到底只是颗棋子，到底只是块父亲往上爬的垫脚石。是了，这才是父亲了，我怎能以为他已经改变了呢？我怎能忘记在我进宫前的那十六年里，他如何待我和娘的，我怎能为了他这一两年来的温情而感动，甚至，对那个家心怀眷恋呢？

我怎能如此？

“啊……”我终于尖厉地喊出了声，声音里全是空洞和绝望，随着尖叫声，我拎起身边的一个古窑瓷瓶，用力砸在地上。

门帘掀起，小青和蒋秀正急急进来，那瓷瓶落在她们脚边，立时四溅开花。蒋秀却顾不上这个，踏着那碎片就急向我跟前来，叫道：“娘娘，您怎么了？娘娘，放手，仔细伤着……”

我却恍若未闻，伸手又抓起一个琉璃做的果碟子，“啪”地摔了出去。

小青和蒋秀急了，一边一个扑上来抱着我的身子，蒋秀唬得连声道：“娘娘，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奴婢，您别气伤了自己的身子……”

“走开，走开……”我哪里肯听她的，死命掰开她的手，疯狂地砸着屋子里一切可砸的东西。我散乱着头发，脸上的泪早已经干了，脚上用银线绣了芙蓉暗花的